

# 教宗本笃十六世

##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保禄六世礼堂

2009年1月28日

### 圣保禄 (19)

## 「牧函」的神学观点
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

今天我们要讲解的，是保禄的书信集中，被称为「牧函」的最后那几封，原因是这几封信都是写给教会中个别的牧者：两封给弟茂德，一封给弟铎，他们二人都是保禄的亲密合作伙伴。尤其是弟茂德，保禄在他身上几乎看到「另一个自己」，事实上，保禄总是将重要的任务交托给他（在马其顿：参看宗 19:22；在得撒洛尼：参看得前 3:6-7；在格林多：参看格前 4:17；16:10-11），保禄又写了一段对他极尽褒扬的话：「实在我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诚心关照你们的人」（斐 2:20）。根据西泽勒雅的欧瑟比奥（Eusebio di Cesarea）所写的《教会史 *Storia Ecclesiastica*》的记载，弟茂德是厄弗所的第一任主教（参看 3,4）。至于弟铎，他与保禄的关系也应该非常密切，保禄形容他说：「天主把我对你们所有的同样热情赐在弟铎的心里……论到弟铎他是我的同伴，为你们也是我的助手」（格后 8:17.23），他甚至称他为「在共同信仰内作我真子的弟铎」（铎 1:4）。弟铎曾经接受了几个棘手的任务，他处理这些任务的结果令到保禄非常高兴（参看格后 7:6-7.13；8:6）。之后，从保禄的信，我们知道弟铎到了位于希腊艾比鲁（Epiro）的尼可坡里（Nicopoli）与保禄会合（参看铎 3:12），然后再从该地被保禄派遣到达耳玛提雅（Dalmazia）（参看弟后 4:10）。根据保禄写给他的信，弟铎之后成为克里特（Creta）的主教（参看铎 1:5）。

这几封写给以上两位牧者的信，在新约中占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。今天大部份的释经学者都主张这几封信应该不是保禄亲手所写，而是出自一般所称的「保禄学派」，因此这几封信反映了其时新一代已承继了保禄的思想，其中或许也采用了一些保禄亲自撰写的语句或段落，使之连缀成篇。例如，在《致弟茂德后书》中的某些文字，一看便知道只能够出自保禄宗徒自己的心和口。

毫无疑问，比较起保禄中年时期的教会，这几封信所呈现的教会形势差别颇大。现在当保禄回顾往昔时，他说自己在信仰和真理上，做了外邦人的「宣讲者、宗徒和教师」(参看弟前 2:7; 弟后 1:11); 他视自己为一个蒙受怜悯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——他写道——「为使在我这个魁首身上，显示祂的绝对宽宏大度，为给将来信靠祂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」(弟前 1:16)。因此，此处最重要的是在保禄，这位被复活的基督的显现所皈化的迫害者身上，显露了主的宽宏大度和对我们的鼓舞，好让我们对主充满希望和信心，尽管我们是如此渺小，主却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。

另外，这些书信所提及的新文化背境，与保禄中年时期所生活的教会所处的背境也不一样。此处所指的，是一些于当时出现的错误和虚假训言(弟前 4:1-2; 弟后 3:1-5)，例如其中一些训言宣称婚姻不是好事，于是禁止人嫁娶(弟前 4:3)。我们会发现圣保禄所担心的事今日一样存在，因为今日一如既往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圣经只不过是一种让他们进行历史奇趣搜索的工具，而不是圣神的话，我们从这话可以听到主自己的声音，和认出祂在历史中的临现。我们可以说，从这三封信简单列出的各种谬误，已经可以预见日后以玄识论这名目出现的错误教义的一些痕迹(参看弟前 2:5-6; 弟后 3:6-8)。

面对这些错误的教义，作者提出两个主要提示。第一种提示劝勉人要怀着宗教情操阅读圣经(参看弟后 3:14-17)，也就是说，阅读圣经的时候，要视圣经的确由圣神「默感」而写成，的确出自圣神，所以人可以从「获得得救的智慧」。阅读圣经的正确方法，是进入与圣神的交谈，以便从中得到「为教训、为督责、为矫正、为教导人学正义」所需要的光照(弟后 3:16)。承接着这思想，作者继续写道：「好使天主的人成全，适于行各种善工」(弟后 3:17)。另一个提示则是关于信中所说的美好的「寄托」

(*parathéke*) [也就是一般所称的「信德的宝库」]：这个词只在这几封「牧函」中出现，指的是我们一定要藉着寓居于我们内的圣神的帮助，保管那个来自宗徒的信德的传统。易言之，我们应该视这个「寄托」为整个宗徒传统的全部，及衡量对福音的宣讲的忠诚的准则。此处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由于当时新约中的经书有些尚未写成，或尚未纳入圣经正典内，所以「牧函」及整部新约中所用的「圣经」这个词，是专指旧约。因此，这个宗徒宣讲传统，这个「寄托」，正是阅读圣经，阅读新约的钥匙。如此一来，圣经及传统，圣经及作为阅读钥匙的宗徒宣讲，彼此相辅相承，以至几乎融为一体，以便一起构成天主的坚固基础 (弟后 2:19)。为理解圣经，并从圣经中聆听到基督的声音，宗徒的宣讲，即「传统」(Tradizione)，是不可或缺的。因此人必须「坚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」(铎 1:9)。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，正是对天主在历史中所启示的慈爱的信德，这位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具体地显示了祂「对人的爱情」，在希腊文版的原文圣经中，刻意地用了一个别具深意的字来称呼这爱情：*filanthropía* (铎 3:4; 参看弟后 1:9-10)。天主是如此深深地爱上人类。

总括来说，基于他们那个不单只超然，尤其是与信德的要素，即是这些书信所称的「真理」(弟前 2:4.7; 4:3; 6:5; 弟后 2:15.18.25; 3:7.8; 4:4; 铎 1:1.14)，紧紧地连系着的身份，可以看到那时的基督徒团体，已经开始采用一些精确严格的字眼来定界自己。在这信德中，有关我们是谁，天主是谁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度过我们的人生等主要真理，全部一览无遗。对于这真理 (信德的真理)，教会被形容为「柱石和基础」(弟前 3:15)。无论如何，为了让所有人都晓得以下的真理：天主「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并得以认识真理」；「耶稣基督奉献了自己，为众人作赎价」(弟前 2:4-5)，教会永远都是一个为每一个人，为每一个阶层和组织祈祷，胸怀普世的开放团体。因此，尽管当时那些教会团体的规模仍然相当细小，然而这些书信所展现的普世意识，却是如此强烈和断然。此外，这些团体也「不辱骂任何人」并「对众人表示极其温和」(铎 3:2)。所以，普世性，视信德为真理及作为阅读圣经、阅读旧约的钥匙等，正是这些书信的首要特色，并由此确立了宣讲与圣经和一个活泼的信德之间的一体性。这信德向所有人开放，为所有人见证天主的爱。

这些书信的另一个特色是它们有关教会在职务结构上的反省。事实上，圣秩圣事的三个等级：主教、司铎及执事的划分正是首次出现在这些书信中（参看弟前 3:1-13; 4:13; 弟后 1:6; 铎 1:5-9）。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几封「牧函」中交织着两种不同的职务结构，并因此为教会的职务制定了一个终久的形式。保禄在他中年时期所写的书信中，曾提及「监督」（斐 1:1）及「执事」这两种职务：这是那个刚出现于当时的异教世界的教会的典型结构。再者基于保禄在当时的教会所享有的支配性地位，其它职务于稍后才得以逐渐发展。

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，若那个刚出现于当时的异教世界的教会只有主教和执事，没有司铎。那么在犹太基督徒世界中所建立的教会，司铎职务却是其中的主要结构。这两种结构最后在这些「牧函」中结合为一：于是现在有「监督」（主教）（参看弟前 3:2; 铎 1:7）。值得注意的是 [在希腊原文中]「监督」这个词永远都是单数而非复数，并且一定连结着定冠词 (*l'episcopo*)。除了监督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找到司铎和执事。保禄宗徒的地位仍然具支配性，然而正如我讲过的，这几封信的对象不是团体而是个人，是写给弟茂德和弟铎，他们二人一方面以主教的身份出现，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继承保禄宗徒留下的位置。

于是从此开始日后被称为「宗徒继承」这个传统。保禄以非常严肃的语气向弟茂德说：「不要疏忽你心内的神恩，即从前因预言，藉长老团的覆手赐与你的神恩」（弟前 4:14）。我们可以说，圣秩的圣事性已经从这几句话露出端倪。于是现在我们拥有天主教会的结构的主要本质：圣经与传统，圣经与宣讲，它们形成一个总体。可是，除了所谓教义结构之外，还须要加上人的结构，即宗徒的继承人，以作为宗徒宣讲的见证人。

在这些「牧函」中，最后一点相当重要值得注意的，是教会以非常人性化的字眼来的形容自己，教会把自己譬喻为「家」及「家庭」。特别是在弟前 3:2-7 这段经文内，对作监督的人应具备的条件，有非常详细的描述：「监督必须是无可指摘的，只作过一个妻子的丈夫，有节制，应慎重，端庄，好客，善于教导；不嗜酒，不暴戾，而应温良和善，不贪爱钱财，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，使子女们服从，凡事端庄；谁若不知

管理自己的家庭，如何能照管天主的教会？……并且在外人中也必须有好声望」。从这段经文，首先可以注意到作监督的人的教导才能是多么重要（关于这方面请另参看弟前 5:17），同样的思想也可以在其它章节中找到（参看弟前 6:2c；弟后 3:10；铎 2:1），另外是作监督者的「父职」这个人特征。事实上监督一直被视为是基督徒团体的父亲（参看弟前 3:15）。关于将教会譬喻为「天主的家」这个思想，其根源出自旧约（参看户 12:7），之后再在《致希伯来人书》3:2.6 这两节经文中出现，我们还可以在别处找到一些经文说基督徒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，而是圣徒的同胞，天主的家人（参看弗 2:19）。

让我们一起祈求主及圣保禄，使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内，以基督徒的身份，不断显示出我们是「天主的家庭」的成员这个特性。让我们也为教会的牧者祈祷，求主使他们不断增强他们的父亲情操，在培育天主的家，团体，教会的时候，温良和善之外也同时坚强果断。